

# 楚辞

李山选注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

字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

中华传统诗词经典



# 楚辞

李山选注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

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

中华传统诗词经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楚辞/李山选注. —北京:中华书局,2014.1  
(中华传统诗词经典)  
ISBN 978-7-101-09752-8

I. 楚… II. 李… III. 《楚辞》-注释 IV. I22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48397 号

- 
- 书 名 楚 辞  
选 注 者 李 山  
丛 书 名 中华传统诗词经典  
责任编辑 聂丽娟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14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4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9½ 插页 2 字数 140 千字  
印 数 1-10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9752-8  
定 价 28.00 元
-

**名家解读**

屈子文学之精神(王国维) .....	1
--------------------	---

**楚辞**

离骚 .....	7
九歌 .....	53
东皇太一 .....	55
云中君 .....	58
湘君 .....	60
湘夫人 .....	65
大司命 .....	69

少司命 .....	73
东君 .....	76
河伯 .....	80
山鬼 .....	82
国殇 .....	85
礼魂 .....	88
天问 .....	91
九章 .....	137
惜诵 .....	139
涉江 .....	147
哀郢 .....	153
抽思 .....	161
怀沙 .....	170
思美人 .....	177
惜往日 .....	184
橘颂 .....	191
悲回风 .....	195
卜居 .....	209
渔父 .....	217

九辩 .....	223
招魂 .....	251
吊屈原赋 .....	279
招隐士 .....	287

## 屈子文学之精神

王国维

我国春秋以前，道德政治上之思想，可分之有二派：一帝王派，一非帝王派。前者称尧、舜、禹、汤、文、武，后者则称其学出于上古之隐君子（如庄周所称广成子之类），或托之于上古之帝王。前者近古学派，后者远古学派也。前者贵族派，后者平民派也。前者入世派，后者遁世派也（非真遁世派，知其主义之终不能行于世，而遁焉者也）。前者热性派，后者冷性派也。前者国家派，后者个人派也。前者大成于孔子、墨子，而后者大成于老子（老子，楚人，在孔子后，与孔子问礼之老聃系二人。说见汪容甫《述学·老子考异》）。故前者北方派，后者南方派也。此二派者，其主义常相反对，而不能相调和。观孔子与接舆、长沮、桀溺、荷蓑丈人之关系，可知之矣。战国后之诸学派，无不直接出于此二派，或出于混合此二派。故虽谓吾国固有之思想，不外此二者，可也。

夫然，故吾国之文学，亦不外发表二种之思想。然

南方学派则仅有散文的文学，如老子、庄、列是已。至诗歌的文学，则为北方学派之所专有。《诗》三百篇，大抵表北方学派之思想者也。虽其中如《考槃》、《衡门》等篇，略近南方之思想。然北方学者所谓“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者，亦岂有异于是哉？故此等谓之南北公共之思想则可，必非南方思想之特质也。然则诗歌的文学，所以独出于北方之学派中者，又何故乎？

诗歌者，描写人生者也（用德国大诗人希尔列尔之定义）。此定义未免太狭，今更广之曰“描写自然及人生”，可乎？然人类之兴味，实先人生，而后自然。故纯粹之模山范水，流连光景之作，自建安以前，殆之未见。而诗歌之题目，皆以描写自己之感情为主。其写景物也，亦必以自己深邃之感情为之素地，而始得于特别之境遇中，用特别之眼观之。故古代之诗，所描写者，特人生之主观的方面；而对人生之客观的方面，及纯处于客观界之自然，断不能以全力注之也。故对古代之诗，前之定义，宁苦其广，而不苦其隘也。

诗之为道，既以描写人生为事，而人生者，非孤立之生活，而在家族、国家及社会中之生活也。北方派之理



想，置于当日之社会中，南方派之理想，则树于当日之社会外。易言以明之，北方派之理想，在改作旧社会；南方派之理想，在创造新社会。然改作与创造，皆当日社会之所不许也。南方之人，以长于思辨，而短于实行，故知实践之不可能，而即于其理想中求其安慰之地，故有遁世无闷，嚣然自得以没齿者矣。若北方之人，则往往以坚忍之志，强毅之气，持其改作之理想，以与当日之社会争；而社会之仇视之也，亦与其仇视南方学者无异，或有甚焉。故彼之视社会也，一时以为寇，一时以为亲，如此循环，而遂生欧穆亚(Humour)之人生观。《小雅》中之杰作，皆此种竞争之产物也。且北方之人，不为离世绝俗之举，而日周旋于君臣父子夫妇之间，此等在在畀以诗歌之题目，与以作诗之动机。此诗歌的文学，所以独产于北方学派中，而无与于南方学派者也。

然南方文学中，又非无诗歌的原质也。南人想象力之伟大丰富，胜于北人远甚。彼等巧于比类，而善于滑稽；故言大则有若北溟之鱼，语小则有若蜗角之国；语久则大椿冥灵，语短则螻蛄朝菌；至于襄城之野，七圣皆迷；汾水之阳，四子独往；此种想象决不能于北方文学中发见之。故庄、列书中之某部分，即谓之散文诗，无不可

也。夫儿童想象力之活泼，此人人公认之事实也。国民文化发达之初期亦然，古代印度及希腊之壮丽之神话，皆此等想象之产物。以我中国论，则南方之文化发达较后于北方，则南人之富于想象，亦自然之势也。此南方文学中之诗歌的特质之优于北方文学者也。

由此观之，北方人之感情，诗歌的也，以不得想象之助，故其所作遂止于小篇。南方人之想象，亦诗歌的也，以无深邃之感情之后援，故其想象亦散漫而无所丽，是以无纯粹之诗歌。而大诗歌之出，必须俟北方人之感情，与南方人之想象合而为一，即必通南北之驿骑而后可，斯即屈子其人也。

屈子南人而学北方之学者也。南方学派之思想，本与当时封建贵族之制度不能相容。故虽南方之贵族，亦常奉北方之思想焉。观屈子之文，可以征之。其所以称之圣王，则有若高辛、尧、舜、禹、汤、少康、武丁、文、武，贤人则有若皋陶、挚、说、彭、咸（谓彭祖、巫咸，商之贤臣也，与“巫咸将夕降兮”之巫咸，自是二人，《列子》所谓“郑有神巫，名季咸”者也）、比干、伯夷、吕望、宁戚、百里、介推、子胥，暴君则有若夏启、羿、浞、桀、纣，皆北方学者之所常称道，而于南方学者所称黄帝、广成等不

一及焉。虽《远游》一篇，似专述南方之思想，然此实屈子愤激之词，如孔子之居夷浮海，非其志也。《离骚》之卒章，其旨亦与《远游》同。然卒曰：“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九章》中之《怀沙》，乃其绝笔，然犹称重华、汤、禹，足知屈子固彻头彻尾抱北方之思想，虽欲为南方之学者，而终有所不慊者也。

屈子之自赞曰“廉贞”，余谓屈子之性格，此二字尽之矣。其廉固南方学者之所优为，其贞则其所不屑为，亦不能为者也。女媭之詈，巫咸之占，渔父之歌，皆代表南方学者之思想，然皆不足以动屈子。而知屈子者，唯詹尹一人。盖屈子之于楚，亲则肺腑，尊则大夫，又尝管内政外交上之大事矣，其于国家既同累世之休戚，其于怀王又有一日之知遇，一疏再放，而终不能易其志，于是其性格与境遇相得，而使之成一种之欧穆亚。《离骚》以下诸作，实此欧穆亚所发表者也。使南方之学者处此，则贾谊（《吊屈原文》）扬雄（《反离骚》）是，而屈子非矣。此屈子之文学，所负于北方学派者也。

然就屈子文学之形式言之，则所负于南方学派者，抑又不少。彼之丰富之想象力，实与庄、列为近。《天

问》、《远游》凿空之谈，求女谬悠之语，庄语之不足，而继之以谐，于是思想之游戏，更为自由矣。变《三百篇》之体而为长句，变短什而为长篇，于是感情之发表，更为宛转矣。此皆古代北方文学之所未有，而其端自屈子开之。然所以驱使想象而成此大文学者，实由其北方之肫挚的性格。此庄周等之所以仅为哲学家，而周、秦间之大诗人，不能不独数屈子也。

要之，诗歌者，感情的产物也。虽其中之想象的原质（即知力的原质），亦须有肫挚之感情，为之素地，而后此原质乃显。故诗歌者，实北方文学之产物，而非僂薄冷淡之夫所能托也。观后世之诗人，若渊明，若子美，无非受北方学派之影响者。岂独一屈子然哉！岂独一屈子然哉！

（选自周锡山编《王国维集》第一册《中国文学之研究》部分）

## 离 骚

《离骚》，屈原自叙政治遭遇和心灵求索的长篇抒情诗。“离骚”的含义，历来有离别之忧愁、遭遇忧愁、牢骚、牢商（楚古曲名）以及遣愁等说法。其中当以第一说即离愁说最可取。考诸作品内容，诗人在遭受政治上的挫折后，内心始终有一个解不开的结，即是否离开楚国。诗中请灵氛占卜，请巫咸决断，都不过是要解开这一心中的结。如此也可以说“离骚”是“离与不离”或更准确地说是“离不开”的愁苦。关于《离骚》的创作年代，一说是在被楚怀王疏远之后，一说是在楚怀王死后、顷襄王继位之初。材料不足，难以定论。



帝高阳之苗裔兮，	古帝王高阳的后裔啊，
朕皇考曰伯庸 <sup>①</sup> 。	我的先父名伯庸。
摄提贞于孟陬兮，	岁星在寅那年的寅月，
惟庚寅吾以降 <sup>②</sup> 。	庚寅那天我降生。
皇览揆余初度兮，	先父察看我初生的器宇，
肇锡余以嘉名 <sup>③</sup> ：	依卦兆赐予我佳名：
名余曰正则兮，	为我命名称“正则”，
字余曰灵均 <sup>④</sup> 。	为我取字叫“灵均”。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	我已有如此众多的内在美质，
又重之以修能 <sup>⑤</sup> 。	又努力增加美好的仪容。
扈江离与辟芷兮，	披上江离和白芷，
纫秋兰以为佩 <sup>⑥</sup> 。	编织秋兰作佩饰。

### 【注释】

①帝高阳：帝颛顼，传说的“五帝”之一。据《史记·楚世家》，帝高阳为黄帝之孙，是楚国半姓贵族的远祖。其世系为：颛顼（高阳）—称—卷章—重黎—吴回（重黎之弟）—陆终—季连（陆终六子之一，楚半姓之先）。屈原家族为楚国同姓分支，都是帝颛顼的后代。由这两句可知，远古时期，楚国也是中原人群之一。他们来到江汉一带，是迁移的结果，至于迁移

时间,据考古发现大约在夏商交替之际。苗裔(yì):植物的茎叶为苗,衣服最下面的襟为裔;苗裔即遥远祖先的后代。兮:感叹词,相当于“啊”,楚辞常见,或用于句中,或用于句尾。朕(zhèn):我。先秦时期贵贱通用的第一人称形式,秦以后才为帝王专用。皇考:亡父之称。旧说皇考系远祖的尊称,然据春秋时楚国铜器铭文,皇考皆为亡父之称。伯庸:诗中之“我”的父亲。一说即火神祝融,据《史记·楚世家》,楚国贵族的远祖曾为火正,号祝融。②摄提:摄提格的简称。古代用子、丑、寅、卯等十二地支将天官划为十二等分,用岁星(即木星)在天空运转所指向的十二等分中的某一区间来纪年。岁星指向寅这一区间的年份,称为摄提格,即岁星在寅这一年。贞:当,指向。孟陬(zōu):夏历正月的别名;夏历的每年第一个月,在十二地支中为寅。惟:语助词,先秦时期习惯用法。庚寅:干支纪时日,六十为一甲子周期。庚寅是诗中之“我”的降生日。《史记·楚世家》:“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可知重黎、吴回之后寅日在楚国十分重要而神圣。由此可知,诗中之“我”为祝融,换言之,诗人以祝融自比,以强调自己对楚国的重要。降:降生世间。降字先秦时期一般用作神灵降世,此处当系活用。③皇:即上文皇考的简称。一说媼即母亲。据《方言》及《广雅·释亲》,母亲称媼。为孩子命名一般是父亲的事,此处由母亲,或为母系社会遗俗。览:观察。揆:测度。初度:初生时的气度。诗中人以寅年、寅月、寅日生,大吉大利,气度不凡。



下文的“内美”即据“朕”出生不凡而言。肇(zhào):修饰性的词,金文常见。一说肇同兆,即占卜,古人起名字要占卜。锡:赐予。古代“锡”、“赐”往往通用。嘉名:美好的名字。一说乳名。④正则:屈原名平,正则即含着“平”字的意思。灵均:屈原字原,古代称高而平的土地为原,灵,有善的意思,灵均两字内含着“原”字。以上八句,从远古族属、出生日期以及名字由来等方面,强调“朕”的出处不凡。寅年寅月寅日出生,或许是巧合,必可能是诗人借此表明自己的降生,犹如诛重黎而吴回复为火正祝融一样,对楚国有非凡的意义。如此,才与下文精神漫游求索的形象相搭配。⑤纷:繁盛,形容后面的“内美”两字。将形容词提前,是楚辞的特有语法。内美:内在的美好品质。重(chóng):加上,增多。修:美好。能:态的异体字,即恣。修态即美好的仪态、容貌。指下文佩戴香草等行为。一说“能”指才能,读音与“乃”相近。⑥扈(hù):披戴。江离:离,一本作蒿,一种生在江边的香草,故称江离,又名靡芜。辟芷(zhǐ):芷是香草,辟同僻,偏僻,即长在幽僻之地的香草。纫(rèn):本义是绳索,在此作动词用,联缀的意思。佩:佩戴,装饰,象征自己的德性。

汨余若将不及兮， 匆勿然我总好像赶不上行程，  
 恐年岁之不吾与<sup>①</sup>。 惟恐无情的岁月一去不再逢。  
 朝搴阰之木兰兮， 清晨，拔取山丘的木兰，